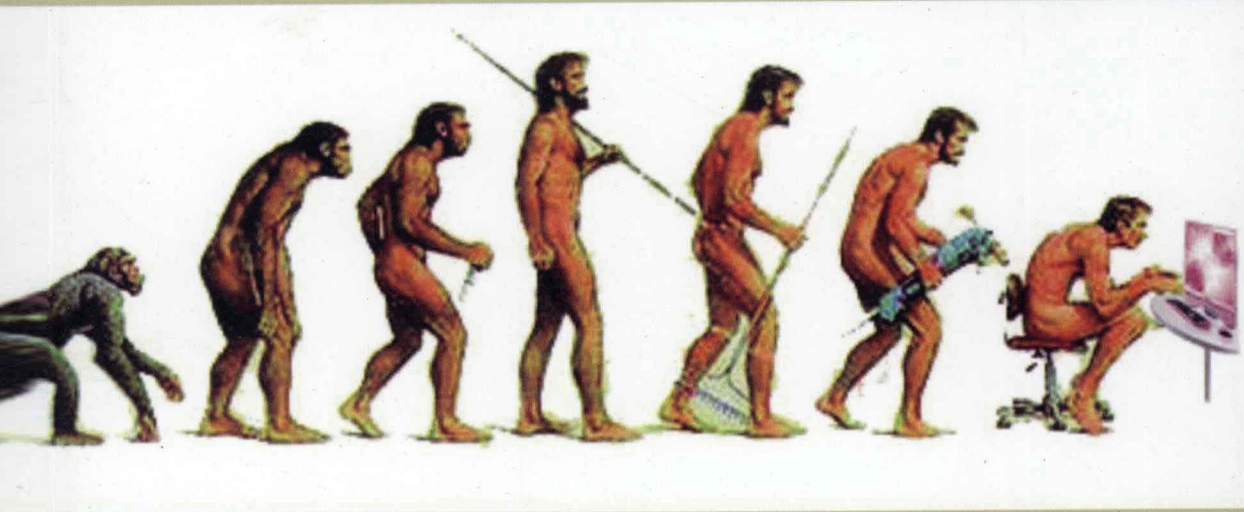


经济人的精神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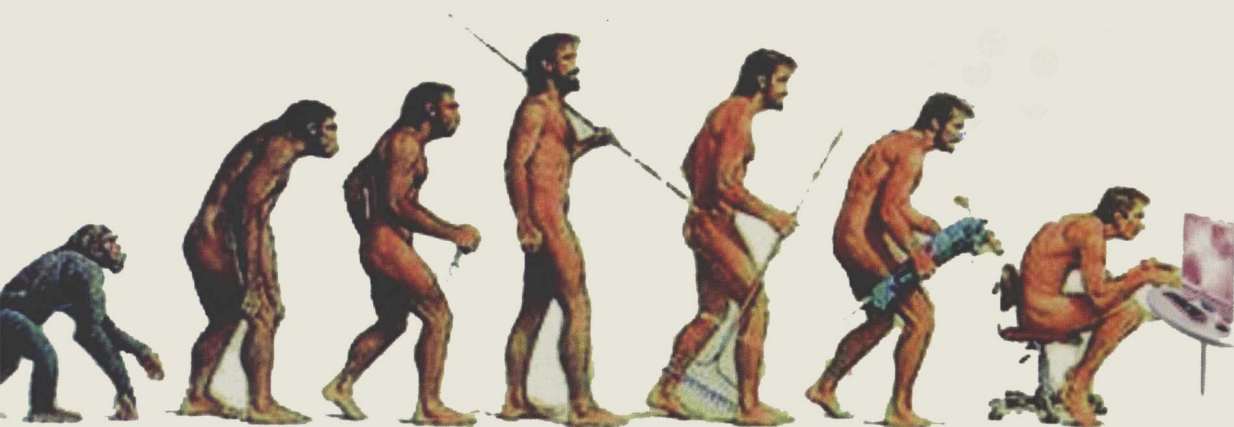
JINGJIREN DE JINGSHEN SHIJIE



王泓远◎著

经济人的精神世界

JINGJIREN DE JINGSHEN SHIJIE



王泓远◎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人的精神世界/王泓远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095 - 2625 - 5

I. ①经… II. ①王… III. ①经济学 - 精神 (哲学) - 研究 IV. ①F0 - 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6401 号

责任编辑: 卢关平

责任校对: 黄亚青

封面设计: 孙俪铭

版式设计: 兰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26.25 印张 432 000 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册 定价: 49.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2625 - 5/F · 2234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数控机床”来操作；还有一次是鲜为人知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孟氧教授及其爱徒以物理学上的“场论”为题创作的《经济学社会场论》（1990年版）。这些理上加理的经济著作思维形式是否禁锢了国人天生的散发式的头脑，拖累了中国理智经济学的前进步伐，是值得深思和评估的。爱因斯坦说：“纯粹的逻辑思维不可能给予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始于经验，又止于经验。”（《爱因斯坦——相对论一百年》第15页）“钱”、“爱”、“梦”可能是今日频率最高的三个流行语。每一个人都曾做过梦，也都想做个好梦，但是最好的梦还是赶快醒来！学贯东西的黑格尔大师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他在评述中国先贤老子、孔子等著作文体时惊叹地说道：“在中国的哲学里，我们遇见了一种十分特别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32页），就是说，黑格尔敏锐地发现中国先哲们在诠释人类智慧结晶哲学“理智”时，同他们具有不同的思维语言表述方式，他们是思辨式语言而国人是散文式语言。两种不同语言方式同样伟大，同样高尚，同样真挚，可谓是殊途同归，各领风骚。当然，中西文化确有相似相通之处。就纯粹的思维形式言，国人“散文式的理智”也有类似于西方德国古典哲学上的物质、精神、存在、思维、理性、意识等一样的道、名、仁、义、天、地、物（如五行：金、木、水、火、土）等核心概念，而且这些概念相比西方表述得更集中、更简单、更纯粹。可见，中国的“散文不散”。至于墨子门徒将“卵有毛”、“马下蛋”、“狗亦可谓一羔羊”、“鸡有三足”、“火不热”、“车轮不辗地”以及“龟身长于蛇”等看似奇谈怪论，兴许就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散文式的理智”表述形式。一般地说，内涵越是简单纯粹的东西它的外延就越广阔，包容的东西就越多。这或许就是国人在讲“道”的同时强调讲“名”，讲究名副其实，名正言顺的表述方式。值得指出的是，前不久中国著名文学家王蒙在北京卫视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老子”后出版了《老子十八讲》，这部脍炙人口的哲学著作就是他用娴熟的“散文式的理智”诠释老子哲学——《易经》的成果。“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我相信，既然如今哲学已经走在前头，经济学还会落下太远吗！？在人类两大基本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活动中，人们对于物质生产及其产品命名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然而对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却难以取得共识，有时尽管在当代人勉强地达成了共识，然而到了下一代人又产生了对立和歧义。反映人们

物质利益关系的经济学的文学都是蘸上蜜糖的，所以，我想经济学的用语可能更是如此啊！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正是“东风压倒西风”之际，机智的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在他们的《经济学》绪论中惊呼：“10 亿多人，约占全世界人口的 1/3，生活在把《资本论》当做经济学真理的国度里。”（《经济学》上册第 3 页）他们哪里知道，即使是在当代也有如《资本论》出版问世不久，德国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梅林评述时所说的那样：对《资本论》惊讶的人多，读它的人少；对《资本论》惊叹的人多，理解的人少。中国改革开放后，学术界的春天来了。经济学家陈征、洪远朋等学人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资本论》注释和解说，后由宋涛主编、顾海良副主编和蔡超等人作画还出版了《画说资本论》（笔者和江西财经大学宋醒民教授均为该书编委），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学者吴兴人的图文并茂的《话说资本论》；他们这些“画说”和“话说”《资本论》尽管对于学习、普及和传播马克思《资本论》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平心而论，所有这些“翻译”、“美容”的功夫并不是文本上的，只是文体上的东西。《资本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流行，更在于流传。所以，除了“美容师”的美容之外，重要的是要有一大批赤胆忠心的传播师。那么，如何传播呢？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一种方法，即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将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马克思著作凝结为“是一种方法”。可谓是“悠悠万世，惟此为大”啊！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资本论》确实是一部经济学的方法论，萨缪尔森《经济学》则是一部方法学。有趣的是，已故的著名影视导演谢晋曾给精神产品做过广告形象的代言人，他说《学习的革命》一书是一部影响儿童前途和命运的好书。我慕名买了一本，读过后却大都已记不起来了，可是有两句话却使我过目不忘，记忆犹新。该书说，学校教育有两条基本规定或两条基本原则：“学习怎样学习，学习怎样思考。”我们若将这两条合成提炼出来无非就是方法问题。如果说《学习的革命》还只是用一般方法说教的话，那么，中国“海归”经济学人竭力推荐的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的“序言”中却说出了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成为好公民”。此言道出了作为教师的使命和责任，所以，我愿将其原文抄录如下：“我坚定地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经济学所提供的基本思想。普通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世界，以便使他们成为好公民。经济学的学

习和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一样是服务于这个目的。”（曼昆：《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 页）

一提到经济人，学界几乎异口同声地以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作为经济人的思维模特，并以利己利他、理性非理性作为论述限界，这恐怕是经济人学之所以困惑和滞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斯密全称是亚当·斯密。亚当见于《圣经》中第一个人的名字，意为“出于众多”，而他的姓“斯密”则意为“劳动者”。也许由于名正言顺的缘故，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密尚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劳动价值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中的三条劳动价值基本命题就是他那个经济人的灵魂和核心：（1）他首先将劳动和价值作出因果分析，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国富论》上卷第 26 页），同时强调“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国富论》上卷第 32 页）。（2）他还从劳动价值“尺度”、“标准”讲到“产权”，强调“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富论》上卷第 115 页）。（3）斯密似乎已料到了资本家及其卫道士的诡辩术，于是设问指出，“也许有人说，资本的利润只是特种劳动工资的别名，换言之，不外是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工资。但利润与工资截然不同，它们受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的支配，而且资本的利润同所谓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数量、强度与技巧不成比例。利润完全受所投资本的价值支配，利润的多少与资本的大小恰成比例”（《国富论》上卷第 43 页）。斯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精心修润的《道德情操论》中新增加了一章《关于我们的道德情操的败坏，即我们的情操被崇拜富贵和鄙视贫困所占据》，他此言倾诉了他对经济人的爱憎分明的治学观，若比起学界有人声称“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的藐视公允的治学观，其言多么高尚和真挚啊！所以，我认为，斯密经济人首先是也主要是劳动经济人，至于他那只“看不见的手”无疑是劳动价值之手。在斯密之后，有意识地将经济学视为人学的首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 年），马歇尔在绪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研究人的学问。”不仅如此，马歇尔还在行文中以利己利人（即利他）作为主题三次提到了“经济人”，并在序言中自叙说到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以一个‘经济人’的活动为内容，建立一个抽象的经济学”。当然“打算”毕竟是打算，把“打算”变成

为现实谈何容易。更何况，在马歇尔以前很久，马克思已在《资本论》中用“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论述了一部“抽象的经济学”；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他的英国老乡斯密早在《国富论》里描述了渔夫和猎人、富人和穷人的形象经济学。所以，马歇尔尽管一心想要写出“经济人”学，但他已无力超越其前辈，只好作为一个美好的“打算”而留在学说史之中了。

人这个主体作用于客体并通过刺激—反应而外在地产生了思维语言形式。所以，说到经济人，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正确地解决人与人、经济人与经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的思维语言形式问题。《论语》最后一章指出，不知言，不知人也。近代瑞士著名语言大师索绪尔从人这一主体关系上将语言和言语作了细分。他说，语言是人类的、集体的、共时性的，它讲究规范性、公理性和强制性；而言语不同，言语是指在人类语言中的个人用语，而个人用语往往带有原生的、感性的、演化的诸多特点。从发生学讲，语言或言语都是人、经济人在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演化出来的感性理性两种思维语言形式。由此使我们联想到关于科学的一种规定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存在一种误判，总以为感性经验不算科学，只有理性经验才是科学。可是西方科学发展却是以感性与理性的经验积累作为诠释科学发展两个相继阶段的。德国古典哲学鼻祖康德率先将科学分为“经验”和“超验”两部分。后来黑格尔顺着康德的思路将“经验”上升称为“经验科学”，将“超验”则称为“思辨科学”。黑格尔还将两者作一比较说明：“思辨科学对于经验科学的内容并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加以承认与利用，将经验科学中的普遍原则、规律和分类等加以承认和应用，以充实其自身的内容。”（《小逻辑》第49页）由此可见，他们是将感性经验和理性超验进而将经验科学和思辨科学都看做是科学的，我认为，这才是他们著作的本质规定。后来恩格斯明确指出：“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强调“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并将马克思《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定性为经验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0页）。所以，理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经验科学，并不是思辨科学或经济哲学。与时俱进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等经济史以及经济学说史就是一门经验科学的历史诠释形式。所以，经济学其用语无疑具有历史的民族的语言形式，而从经济学中抽象出经济人学的语言形式是以个人为主题的，如前所述，个人用语通常是原生的、随机的、演绎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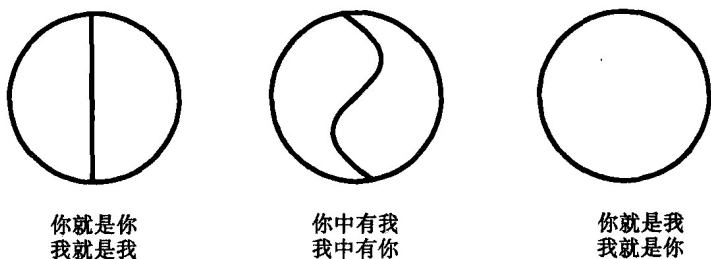
时说：中国人在判断某论点正确与否时，并不仅仅诉诸道理，而是既诉诸道理，也诉诸人情。“REASONABLENESS”译成中文为“情理”，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情”即“人情”或“人性”；“理”即“天理”或“外部原因”。“情”代表着可评价某项活动或某个历史问题的标准。就是说，中国人所思所言、为人处事是始终讲究“合情合理，通情达理”的，经济人何尝不应具有如此通情达理的人文精神呢。

恩格斯说，写什么怎么写是个风格问题。在语言风格上，英国人和德国人不完全一样。有人介绍说莎士比亚在写作时并没有规范性的词书验证自己的用词造句是否正确。17世纪以来，英国经济学家们在培根这位“唯物主义的鼻祖”的归纳方法影响下传承了文理学科的写作风格。斯密是腰缠万贯、阅历丰富又当过陪臣的教书匠，他一生十分讲究用词造句的功夫，他那部流芳后世的《国富论》上的仅仅一只“看不见的手”竟被后人痴迷地演绎成为一个栩栩如生的市场经济人。西方经济学甚至把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当做“千手观音”来膜拜。然而德国经济学不同，因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感染和熏陶，其叙述文体过于拘谨和死板。据讲康德终生在偏僻的乡村生活和写作，每日固定时间和线路在柯尼斯堡乡间的一条小路上散步，他这种程式化的生活方式，竟然成为村妇们校对钟表的根据。而他的学说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则将人们有血有肉的丰富思想透视如同一副X片、抽象出一张从概念到概念的思维路线图，规定人们只能按其思路所思所行，所以，后来的德国经济学无一不受其影响和制约。尽管都是哲学，但在文体形式上，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小逻辑》两部著作在表述风格上也并不一样，前者以感性为主，后者以理性为主。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意志思辨方式。他早年在柏林大学读书给他父亲写信明志说道：“我打算埋头于科学和艺术。”此后尽管马克思评论过歌德、黑格尔等人的美学思想，评述过拉萨尔的《济金根》的剧作，并创作过悲剧《乌兰涅姆》和讽刺小说《斯考尔昂和菲力克斯》，还给他热恋中的燕妮写了三本诗集以及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然而历史却选择了他将毕生的主要精力和时间从事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科学。即便如此，他仍痴志不移地坚持“科学和艺术”相一致的创作精神，将其呕心沥血的《资本论》写成了“一个艺术的整体”。马克思在介绍挚友库格曼医生夫人读书时提示她不妨先读《资本论》中“工作日”等描述性部分，就是一个明证。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得意弟子考茨基在恩

格斯的指导下写出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部独树一帜、行文明快的经济学著作是《资本论》问世以来的第一部散文式的普及本，也是一个深入浅出的范本。一百四十余年后，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中明确指出：“经济学是科学，也是艺术。”两位经济学大师如此评价其经济科学特色，就是对我们转喻和期待，呼唤我们同他们一道进入经济学的真、善、美的境界，即经济人的真、善、美的精神世界。

本书之所以选择经济人作为论述对象的主体，除了前面各种原因之外，重要原因是，人作为一个类，它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是具有生命实体的个人；而由个人结成的群体乃至人类则是衍化的虚体的。在这里，认识人的实体和虚体对于形塑经济人显然有着方法意义。当然，孤独的个人是不能生存发展的，只有结合成一定的群体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人又是名副其实的群体动物。最早由两性个人结成群婚制家庭，接着出现了家族、氏族、部落、民族、国家和世界等组织制度形式。用经济学语言诠释，这些组织制度形式无非是特殊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形式。如果我们将人类出现的因各种需要如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生理需要（欲望）和心理需要（希望）而结成的各种组织制度形式，用纯粹的思维形式来表述，就是个人——群体——人类同心圆式的有机群体。这个有机群体的起点、核心和实体不是别的，而是有生命的个人。古希腊哲人只是呼唤“人啊，要认识你自己”，那么，人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呢？中国先哲孙子告诉我们“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就是说，人要认识人要有个参照物，要有两个人才能认知自己。恩格斯在介绍和评述马克思经济学“从商品开始”时同样指出，“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与恩格斯志同道合的马克思人性化地分析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后来他把这种许多个人的“合作”抽象为人与人的合作，进而将人与人的合作归纳为我和你的合作。他说：“（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37页）马克思如此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市场经济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为我们提示了分析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思维“模块”，生动地告诉人们社会合作关系就是你和我的两个现实经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所以，在市场经济诸种关系之中你和我则是最经常、最普遍、最本质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西方经济学开篇上的供给和需求同样地体现了你和我两个经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从方法论上讲，作为经济人通常是：“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三重生产经济关系。附图显示如下：



经济人在漫长的交换关系岁月中，首先遵循“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的相对独立的法人资格，承认对方是产权所有者，并按照一种经济权利同另一种经济权利相交换的契约规范，严格地遵守市场上的各种游戏规则进行产权产品的交换关系。这时经济人之间预知对方是独立的经济法人。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而且他们始终是一种平等（公平）的法制经济关系。其次交换双方主体有如地球与太阳的关系一样，他们应学会处理好自转和公转之间关系，充分地意识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利益关系。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彼此必须看到你的商品（使用价值）对我有用，我的商品（货币价值）对你有用。马克思说：“你和我在市场上只知道一个规律，即商品交换的规律。”商品交换，说到底两种商品的劳动交换，是体现你我劳动交换关系的。重要的是，交换双方主体不仅仅是法制的、劳动的交换关系，还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人文经济关系。交换双方始终应坚持以人为本、以心换心的高尚的人品境界、健康的人生心态、情感的人生行为而直面对方，诚信相待，以达到和谐双赢之目的。央视少儿节目主题歌词有一句写得很好：“我的心放在你那里”，反过来也是一

样。当代才女于丹在讲述国学时常常好穿插一些富于哲理的故事。她说，一个人考察地狱和天堂，在考察地狱时发现，每个人都有一把一米长的勺子，但因勺子一米长，每个人都吃不到食物，结果面黄饥瘦；后来又去考察天堂，他一看都拿一米长的勺子，食物也都是一样，但是吃东西是你用勺子喂我，我用勺子喂你，结果个个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于丹在这里用“你用勺子喂我，我用勺子喂你”的故事显然体现了两个经济人的最基本的供求关系理念，体现了市场经济还是一种合作经济关系。正如物体中的“原子”、多媒体中的“比特”、生物体的“基因”一样，从经济学中找出“商品”和从经济人学中找出“你我”同样具有思维建模的积极意义。

你和我要生存要全面发展自然而然地将走向黑格尔、马克思指明的“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然而，黑格尔的世界和马克思的世界是不同的，黑格尔认为人过于忙碌于现实，驰骋于外界，不应“只去认识虚浮习气的东西”（今人叫做“浮躁”）而应沉稳地回归到内心的精神家园；而马克思的世界则是现实的、发展的、开放的精神世界，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前者内向、内敛，后者外向、张扬。为了达到如此的生存发展的精神世界，人类早期曾通过牧师、武士、商人和冒险家前行探路，接着是地主、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等经济人各自高举土地、资本和劳动的大旗，沿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循环节拍前行。其中地主、资本家紧紧掌握着“大炮和黄油”、“大棒和胡萝卜”等硬实力和巧实力驱使人们“选择”和配置资源活动，在利益最大化的诱惑和驱使下，土地、资本经济人的自私、贪婪和疯狂，曾导致了人类蒙受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之苦。当今美国确实强大，但并不伟大。历史上“罗马民族的伟大，是他们能够征服许多地方的原因，但他们的征服，破坏了他们的伟大”。这里如果我们把罗马征服换上美国征服其历史多么惊人地相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西化”、“分化”的战略意图不会改变，他们亡我之心不死，念念不忘利用所谓“人权”、台湾、西藏、新疆、“中国威胁论”等问题制造事端。其中惯用“卡”、“挡”、“占”、“控”、“变”（艾丰语）等经济手段同我们较劲：

- （1）“卡”——用有利于他们的法制规则卡我们，要我们就范，阻止我国加入 WTO 十余年还嫌不够解恨，至今拒不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 （2）“挡”——利用所谓市场配额、反倾销法、技术壁垒等名目阻挡我国产

品进入他们市场。(3)“占”——千方百计、无孔不入地占领我国一切市场份额。麦德龙、沃尔玛和家乐福等西方世界级商场竟然在发展中的中国经营起萝卜、白菜、豆浆和油条。(4)“控”——通过国际 500 强企业打入中国,控制一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施加重大影响。(5)“变”——利用收买的内鬼——洋奴、汉奸、卖国贼之流妄图搞颜色革命。2006 年初,美国总统布什自鸣得意地宣称:“我们成为‘玫瑰革命’(格鲁吉亚)、“橙色革命”(乌克兰)以及‘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见证者,上述革命只是开始……我们不会停止努力,因为这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谁会怀疑小布什会“停止努力”不想改变中国颜色呢!但是,在席卷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之中,惟有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社会主义不仅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也救了世界。西方有识之士公认中国是使世界经济复苏的“引领者”。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铸造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领袖人物,由他们组织、统率本阶级的广大劳动人民和优秀分子高举“联合劳动”的伟大红旗,利用“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如联合国、WTO 组织、奥林匹克组织、世博组织以及和平、绿色和环保组织等形式,特别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国际组织形式,心连心,手牵手地高唱同一首歌——《国际歌》,在科学发展的大路上阔步走向人类的全面发展的新世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世界。

重要的是,个人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这个出发点直接关系到逻辑思维进程的中介点和归宿点的,即关系到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发展。贫民出身,才思敏捷的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说:“作为人性,它首先关心的是其自身。它的第一位法则是维护生存。”那么,人性如何维护生存呢?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指出,人首先只有解决好吃、穿、住、行、用的物质资料等东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法律、文化、科技、教育、艺术、宗教等精神活动。所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基础,也是人们得以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共同基础。同时他们在哲学、经济学中反复强调研究个人活动的方法论意义时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条件。”“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后来马克思于 1857 年在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重申了这种个人观点,明确告诉

我们：“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6页），这种“社会中的个人”，在奴隶社会是奴隶主和奴隶、在封建社会是地主和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些个人就是不同社会历史中的主体经济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对遗体的解剖也是对活体深入认识的一种参照物。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专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我国学界对此研究对象曾持有三种见解，即研究生产方式、研究生产关系和研究交换关系。对此我们可存而不论。在我看来，马克思是将资本主义经济“一分为二”即分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的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交换关系，尽管两种经济关系有联系有区别，但我们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人们看到车与道、船与河的区别一样重要。在私有制生产关系下的经济人和在市场经济运行交换关系下的经济人，同样是有显著区别的。马克思《资本论》从生产关系领域和交换关系领域刻画了资本和劳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两副截然不同面貌。在市场交换关系中，交换双方本着所谓自由、平等等商品人文精神愿买愿卖，彼此成为自由经济人；然而市场交换关系这一自由、平等现象仅仅是再生产过程转瞬即逝的一种外观，当劳动经济人跟随资本经济人一起踏入资本家的“非请莫入”的工厂大门之后，人们马上“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从马克思这段描述中不难看出，在生产关系领域是由剩余价值规律起支配作用，生产关系就是剥削关系，是死劳动剥削活劳动的问题；而在交换关系领域是价值规律起支配作用，交换关系则是自由买卖关系，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合作问题。所以，从方法论讲，我们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应持“桥归桥，路归路”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经济学上认识、概括和表述这些主体经济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我们揭示了三重理论思维形式——“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和“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三化”无疑充分反映了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己（有如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三者和谐相处，人才得以健康快乐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所以，三重理论思

维形式“一个都不能少”，则是马克思经济人的理论思维的内在规定和要求。

当然，想要写出这样一部有模有样的经济人学是很难很难的，难就难在“学”字上面。从“哲学”、“法学”到“经济学”的“学”字是泛指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以及研究目的、特点等思维方式，除了哲学本身具有方法论性质之外，作为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我国学界似乎不太重视研究“学”字的内涵和规定。笔者同样如此。因此，本书只能定名为《经济人的精神世界》，不敢标示经济人学的精神世界。本书并没有挖掘更多更新的思想资料，只是用人们熟知的思想资料叙说一个故事，关于经济人的故事。我写这个故事时断时续历经三年，用我们江西苏区老红军编织草鞋的经验来说就是“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是否像样敬请读者评说和指正。在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费尔巴哈》一文的脚注上写道：“真正的人 = 思维着的人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页）。1893年，恩格斯于晚年致梅林的一封信中深情地反思说道，他们最初创建学说时“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视了形式方面”。就是说，他们当初重视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精神的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警世名言。所以，在经济人问题上我们切不可只盯住经济、商品或见物不见人，而是应确立以人为主体的，见物更见人的精神。研究表明，我们解读经济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揭示经济人的精神问题。江浙地区不仅经济发达其经济文化也发达。1998年，由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作序，徐光耀和向民编著了一部名曰《江苏人的经济观》可翻译过来说是“江苏人的精神世界观”。2006年，李浩然先生编辑出版了一部《温州人的经商智慧》，讲抽象一点实为“温州经济人的精神世界”，该书转述了著名学者刘吉对温州人的概括和评价说道：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很穷，温州人多出外谋生，当时被叫做“可怜的温州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温州假冒伪劣产品泛滥，背负骂名的温州人被称为“可恨的温州人”；20世纪90年代，温州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迈出了大步伐，全国都有温州人在闯市场，全国市场都有温州产品，大家都说是“可怕的温州人”；如今的温州，产品大阔步走向国际市场，行业打赢国际反倾销官司，人人称温州人为“可敬的温州人”。所以，本书试以人、经济人的生理及其心理的需要作为论述的主体对象，以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作为经济人生存发展的基本方式，运用感性和理性、形

象和抽象、历史和现实、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比较研究方法，并以历史、自然、劳动、阶级、民族、制度、社会、艺术作为主体的前提概念而诠释经济人的情、知、意、品的精神世界，以促使经济人自觉全面发展。在我收笔之际我看到了一条新闻，时间是 2009 年的深秋，地点是北京央视的演播室，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分析 2009 年经济形势时快人快语地说道：“经济学像人一样，要看本质看发展。”他很可能是无意之中将经济学当做是人学——经济人学来讲的，然而却折射出经济学可能正在演变成经济人学的一缕曙光。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最后让我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学者卡尔·P. 斯望说过的治学之道作为结束语。他说：“任何一门科学都像一条河。它隐隐约约，并从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开始，其进程时缓时急，有枯竭期，也有涨水期。由于许多人从事研究工作，各种思想像支流一样注入其中，势头得到加强。陆续产生的研究和结论使它得到加深和扩展。”我是一个“七分传统，三分浪漫”之人，这种人在毛泽东时代被看做是天然离经叛道的。“歪打正着。”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斗三年，下放十年（1968—1978 年），那真是一条漫长的“文化苦旅”啊！老伴李淑环一提起此事，便埋怨说我还不是“啄木鸟死在树洞里，坏在嘴上！”但人性难改，我仍愿在这里将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演中的一段话转赠给中青年经济学教师，他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老一辈的人是从时代的暴风雨中成长的，我们应该赞美诸君的幸福，因为你们的青春正是落在这样一些日子里，你们可以不受扰乱地专心从事真理和科学的探讨。”

王泓远

2009 年 12 月 26 日

目 录

经济人的精神世界

自 序 | 1

第一章 历史经济人

| 1

人、经济人都是一定历史时空的，一切反映经济人的情、理、言、行的科学都是经验的历史科学，我国著名学者周谷城说，历史就是记录，记录前面是史实，记录的后面是史学。用孔子话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所以，史学可分为向后看和向前看两种不同含义的历史观：《史记》可说是狭义历史观，而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则是广义历史观。人类历史有多重划分，将人、经济人的历史可划分为神祇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在人的时代中又可细化为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在自由全面发展中应正确处理好个人、群体和人类之间同心圆式的经济关系；人都在社会历史各种群体组织中生存和发展，因此，正如人从动物演变为人经过劳动和语言两个因素的推动一样，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样需要经过劳动和语言的沟通、交流和推动。而反映、概括和表述这一历史活动过程的有多种学科，其中经济学科同样是一门经验的历史科学。

- 一、人、经济人都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生存和发展 /2
- 二、人类从神祇时代经过英雄时代走向人的时代 /10
- 三、在人的时代：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0
- 四、个人发展有限性和人类发展无限性是互为前提的 /33
- 五、劳动和语言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主要思维形式 /39

第二章 自然经济人

| 51

人类起源并始终生存活动于大自然之中，并在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之中不断转换，人类与自然关系经历了崇拜自然、掠夺自然和协调自然三大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界动物之间关系，由于人由动物进化而来，人往往以动物为神、为役、为友、为饰、为敌；由

于人性自私、贪婪和疯狂招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金融大萧条的惩罚；人与自然界动植物之间要和谐发展应向动植物学习，胡杨、三文鱼的生存拼搏精神令人深思和惊叹，而“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人性化经济理念更值得人们传承和弘扬。人为了生存发展需要而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应选择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统一的经济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方式。与此同时，人要抛弃人类中心主义、人类生存需要中心主义而选择与动植物共存共荣的伦理思维方式。

- 一、人类起源并始终生存活动于大自然境域之中 /52
- 二、经济人以动物为神、为役、为友、为饰、为敌的多面性 /58
- 三、胡杨、三文鱼的生命力与拼搏精神令人深思和惊叹 /68
- 四、西方经济人的贪婪“两手”：对外用大炮和黄油，对内用大棒和胡萝卜 /74
- 五、“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仍然是当代经济人的醒世名言 /82
- 六、人类从崇拜自然、掠夺自然开始向协调自然的方向发展 /92

第三章 劳动经济人

| 100

人类历史是一部劳动和劳动者的发展历史。西方经济学有过劳动价值、效用价值和稀缺价值三种主要价值思路的经济人，其中斯密的“只有劳动，能在一切时代、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价值”、“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是斯密经济人的主体精神，学界以“看不见的手”作为斯密经济人的化身无疑是以部分替代整体、个别代替一般，未必符合斯密的原著精神。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核心，而劳动二重性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和枢纽，马克思经济人是发展的，19世纪40年代用异化劳动、50年代用劳动价值、60年代用剩余价值劳动作为劳动经济人，他还打算创作一部名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而“人格的物化和物的人格化”、“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和“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则是马克思制定经济人的三重理论思维形式，并据此诠释了资本和劳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既斗争又合作关系的实质、特点和前途。斯密和马克思为我们探索劳动经济人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 一、人类历史是一部劳动和劳动者的发展历史 /101
- 二、劳动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灵魂和核心 /108